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四

安化陶　澍集注

詩五言

擬古　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名其篇云　○李本有九首字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一作相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焦本云一作時沒身還朽非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吳注劉履曰君謂晉君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

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何注此詩解者謂蘭柳易衰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爲不圖一別既久且遠中道迷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不可爲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不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離隔竟何所成就乎此靖節爲當時無可與同心憂國者發也而劉履以爲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澍按詩託蘭柳起興君即指蘭柳初別之時本不謂久因嘉友留連致乖始願虛棄景物有負前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責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氣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變計久出知歸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爲招隱欲其謝外誘而堅肥遯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各本作志汲古閣本云一本作至今从之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各本作春从湯本作泰湯

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李注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署爲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于我疇答云云瓚壯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疇北歸百姓歸者五百餘家疇爲約束興舉學校北邊翕然不學狂焦本云一作驅非馳子直在百年中

何孟春曰疇之兩不受爵命三國志田疇傳疇後赴曹操辟討烏桓論功封疇疇不受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爲虞報讐卒不能踐而爲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

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說見吳師道禮部詩話。春謂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讚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于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

澤為瑯琊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為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為靖節所歎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尙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吳師道曰。此篇託言不背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焦本作轉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澍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孰愈新序東方有士曰爰旌目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湯注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湯注云一作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

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何注。上弦下弦猶言初曲終曲。別鶴孤鸞並琴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游意畧同。只別鶴孤鸞聊寓本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己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决吾疑。裝束旣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各本作之。从焦本作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湯注。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爲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

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曙東方明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何注。劉履日此詩殆作于元熙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而風微和。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溫煦之象。清夜則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爲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讖。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譬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爲零陵王。又明年被弑。此靖節預爲惻愴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皆送至易水之上。湯注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不見相知人。惟見焦本云一作純是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湯注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暝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飛遠遊也。何注。此晉亡以後憤世之辭。首陽易水。以寓夷齊恥食周粟。荊軻爲燕報讐之意。

一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用鬼谷先生書意。遺民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枝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弒晉主于東堂。立瑯琊王德文。是爲恭帝。己未爲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禪。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爲裕所立而無以防裕。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 李本有十二首字。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焦本云一作流落成非。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何焯曰。金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爲一

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末云遠爲一篇。

白日淪西阿。从何校宣和本作阿。各本作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何焯日。安溪先生以爲非豪傑之士不能爲此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日。安溪先生云。二章悲事業之不就也。五章歎學行之無成也。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何注。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今呼作遽。謂未遽盡也。王融三婦艷詩。調絃未遽央同。日月還復周。各本作有環周。焦本

（云宋本作還復周一作有環周非今从之）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湯注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澍按燥乾也與孔文舉樽中酒不空意同）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抱。百年歸（焦本云一作埽非）丘壟。用此空名道。（何注謝靈運弔廬陵王詩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意同何焯曰世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死不悟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貴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棠曰無

樂自欣豫寫出少壯儔襟值歡無復娛寫出老人心境每每多憂慮氣力漸

衰損轉覺日不如何注去聲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

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

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此

澍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

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荒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

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湯本云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

已。衰此事。求我盛年歡。李注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焦本作持各本作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元髮早已白。李注靖節早年髮白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尋常之日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何注大猶麤也澍按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已見贈右軍羊長史注內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何焯曰拙生失其方自謂謀道不謀食也理也可柰何且焦本云一作足非爲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愧怍彼悠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進道者末句且爲陶一觴卻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留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澍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正見公之不怨不尤學問呂謂末語欠商量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

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楚辭所謂關梁閉而不通。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者。身在役而心在家也。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何注。書車服以庸。車日軒。服上衣下裳。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焦本云。一作泛舟擬董司悲風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鵾鳴清池。涉暑經

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 澍按遙遙從羈役至此三章皆羈旅行役之感也

嫋嫋松標崖 湯本云一作雀 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 湯本云一作柯條何滓滓又作華柯眞可倚 養色含精氣粲然有心理 李抄湯語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云東坡和陶無此篇澍按諸本皆題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从諸本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李善注孤雲喻貧士也 曖曖空 文選作虛 中滅何時見餘暉 李善注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李善注喻衆人也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

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履曰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衆鳥羣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來歸則又自況其審時出處與衆異趣也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注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己獨無攀援飛翻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當世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焯曰孤雲自比其高潔下六篇皆言聖賢惟能固窮所以輝曜千載迴立乎萬族之表不可一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擁焦本云一作短非褐曝前軒初學記作抱南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日去不還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有會而作云在昔余多師此又云賴古多此賢淵明眞所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何焯曰此患難不失其常

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道之非。況止于飢乏。何為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李注原憲納決履。湯本李本作履清歌暢商焦本云宋本商一作高非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初學記作斂袂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初學記作乏恒非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

何注。莊子。曾子居衛。捉衿肘見。納履踵決。曳縱而歌。聲滿天地。原憲居魯。子貢曰。先生何病。曰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詩決履清歌。俱以為原憲。蓋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張自烈曰。讀苟得非所欽。乃知淵明乞食。自非計無復之。與俗人同寥落爾。東坡代哀之。何其淺也。何焯曰。非獨遠于人情。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宜以榮朝原思自居。求無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子者。姑舍是可也。貢江詩話曰。三代下不為苟得者幾人。先生以此自命。眞聖人之徒也。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劉向列女傳云云好爵吾不榮焦本吳本作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焦本云一作蔽覆乃非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曾黔婁妻者曾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于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謚之曰康不亦宜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何焯曰此死生不改其操也貧賤不以道得者不去公誠造次顛沛必于是者矣

袁安門各本作困从何校宣和本作門積雪邈然不可干李注漢書洛陽

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臥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阮公見錢入卽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餐何焯曰莒疑作稆後漢獻紀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注云稆音呂與穭同苢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何焯曰苟求富樂則身敗名辱有甚于飢寒者故不敢戚戚于貧賤但恐修名之不立也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焦本云一作厚非顏何注韓非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于胷中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李注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

湯注莊子古之所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

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何焯曰自言事在詩外有不易其介者俟後人論其世而知之

晉在

湯本云一作有

黃子廉

湯注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王應麟困學紀聞風俗通云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黃潛曰陶靖節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攷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吳騫曰黃文獻滑筆記漢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云云未審見于何書攷黃香及子瓊瓊孫琬竝著于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附會杜撰不可盡信文獻豈亦据其家譜牒而云然耶

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何焯曰此篇言終不爲妻子所累貶節復出也

詠二疏

湯注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爲主報讐皆託古以自見云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有并序二字湯本焦本俱無毛晉綠君亭本云疑後人增入依宋本刪何本故大書爲分注而刪題下并序二字今从之三良篇倣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湯注蔡澤云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借問衰。湯本云一作商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蔣薰曰。或勸廣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于金。廣以清言曉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湯本云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湯本云一作顧命安可違臨穴罔惟湯本云一作遲焦本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也以陳尊已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
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
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
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
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
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
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澍按古人詠史皆是詠懷
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
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此慨魏文
之涼薄而欲效秦公子上書願葬驪山之足者
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禕
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

節。荊軻寓報讐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黄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
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
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
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
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
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
二子從田横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黄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感君之夙懷非
一時勉强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

臣子報君即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湯本云一作之）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何注樂書筑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蕭蕭哀風逝（湯本云一作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湯注。曾勾踐聞荊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注劉履曰。此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欲爲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爲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蔣薰曰。摹寫荊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荊軻詩。淵明

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易代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弑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

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絶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吳越春秋皆以爲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爲注并圖讚李注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扶疏湯注扶疏本太元吳師道曰燕剌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何注楊雄傳枝條扶疏師古曰分布也又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疏宋玉笛賦敷紛茂盛扶疏四布王褒洞簫賦標敷紛以扶疏枝乘七發根扶疏以分離則此語從來久矣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文選作且還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李善注漢書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各本作然文選作言酌春酒摘文選作擿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李注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之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何注劉履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之異而此發端一篇特以

寫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語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爲樂可知矣葉夢得日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元亮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眞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至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何焯日安溪先生云公宗尙六經絕口仙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天外事蓋託意寓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一作積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邱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

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于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謡曰云云。○何焯曰。王母自謡耳。豈爲周王。亦自道一譚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何校。宣和本作洛洛淸淫流。吳瞻泰本同。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湯注。槐江之山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鄙坑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魄魄。爰有淫遙流。其清洛洛。穆天子傳。銘跡于元圃之上。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淸瑤出處。以爲竹水彫刻之工。比諸退之所謂紅皺黃圓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峚山陽。李注。音密。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一作黃。湯注。峚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爲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湯本云。一作甚。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湯本云。一作願。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黃文煥曰。因經言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故發此索酒之想。

逍遙蕪皐上。杳然望扶木。澍按。蕪當作無。東山經。無皐之山。東望榑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

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何注山海經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湯注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無之知[illegible]

文多缺失也。樹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豈山海經之逸文與。何孟春曰東坡云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湯注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于禺谷將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何注禺谷郭璞注云禺淵也今作虞淵。何焯曰妙在縱其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迹二句言其爲夸也至死不悟樹按此蓋笑宋武垂暮舉事急圖禪代而志欲無厭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蔭而已乃反言若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夭無干歲

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湯本云一作何)復悔徒設(湯本云一作役)在昔心良晨詎可待(湯注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眞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

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甚字畫相近，無足怪者，聞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周必大曰，汀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說，以刑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

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塡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淇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干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淇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薌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曰此疑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爲流涕

澍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爲不然近世

猶有仲周紺會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卽依康節書作形夭旣云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欽駓窫窳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志常在耳以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湯注鍾山神其子曰是與欽䲹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欽䲹化爲大鶚鼓亦化

爲鵕鳥見卽其邑大旱窫窳音軋愈龍首居弱水中莊云本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澍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葆江郭璞注葆江或作祖江靖節所讀之本當卽郭氏之或本也張平子思元賦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此篇爲宋武弒逆作也陳祚明曰不可如何以筆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徵之人事既非以天臨之

鵃鵝湯本云當作鴟鴞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姚寬曰懷王世謂屈原見放之時也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何校宣和本云爾一作理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湯注柜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鴸牿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邱之山有鳥狀如鳩名曰灌灌佩之不惑澍按詩意蓋言屈原被放由懷王之迷青邱奇鳥本爲迷者而生何但見鴟鵂不見此鳥遂終迷不悟乎寄慨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豎事何注易桓爲姜者避長沙公諱之嫌耳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黃文煥曰讀山海經結乃旁及論史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哀號蓋從晉室所由式微之故寄恨于此使後人尋繹知引援故實以慨世非侈異聞也澍按晉自王敦桓溫以至劉裕其鯀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篡弑遂成此先生所爲託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終推本禍原以致其隱痛也

挽歌詩

諸本作擬挽歌辭文選作挽歌詩無擬字今从之李本有三首字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作作鬼錄。魂氣湯本云一作魄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

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在昔無酒飲。今但（湯本云一作旦）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湯本云一作復）能嘗。殽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湯本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湯本云一作來）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綠君亭本云一作鳥為動哀鳴。林為結風飆）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簀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

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公煥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

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湯本云一作無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愔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 高柯擢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絶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 何注愔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意必晉書潛本傳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 湯注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陳正敏曰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如擬休上人怨別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徵君田居詩種苗在東皐一首今此詩亦收在陶集中皆誤也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唐子

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然淹本無淵明情致徒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也洪邁曰歸園田居本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鉏歸故江云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十六句後重載於擬古九篇中東坡遂亦兩和之皆隨意而成不復細考耳何孟春曰陳善捫蝨新語云東坡和陶詩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詩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陶作者方是逼眞今自諸公觀之亦未見其能逼眞也湯按文通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惟于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指何篇張相國本今亦未見識以俟考

問來使　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

熟。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容齋隨筆問來使詩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李太白感秋詩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耳王摩詰詩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云為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栽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蔡絛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耳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

湯本云一作寒松湯注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是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絶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彦周詩話曰此乃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五

安化陶　澍集注

賦　辭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今見藝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為備。余嘗以三餘之日，何注：魏志董遇日讀書當用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焦本云一作素業。自真風告逝，大偽斯

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淸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注何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逃入藍田山。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三閭發已矣之哀。注何屈原離騷。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何注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注大塊自然也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李注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焦本云汩一作恒以長分，美惡作以焦本云一作紛其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奉上天之

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所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注張平子東京賦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後也並古之君號孝經鈎命訣住已感龍生帝魁宋衷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祇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李注爰盎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字季爲騎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盎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謁者僕射愍馮叟於郎署賴魏

守以納計李注馮唐魏尚何注漢馮唐爲郎中署長爲文帝言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太重帝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何注韓非子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不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之共曰市之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何注漢賈誼爲梁懷王太傅死時年三十三劉向稱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何注漢董仲書爲江都王相易王素驕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尤縱恣仲舒復相膠西王王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

秩。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李注。色立切。不滑也。伊古人之慷慨。病焦本云一作痛。奇名之不立。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至兮。懼修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何注。李廣。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何注。謂衛青。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一作慟。衆人之悲泣。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失道。青使長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部曲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老壯皆爲垂泣贊曰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何注王商傳成帝時商爲左將軍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後爲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食大中大夫張匡上書罪狀商免相發病歐血薨奚旻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昊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旻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已此二

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之感人如此。

閑情賦并序。○何本閑作閒非。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从張自烈本作因。各本作固。觸類。廣其辭義。何注賦情始楚宋玉漢司馬相如。而平子伯喈繼之爲定靜之辭。而魏則陳琳阮瑀作止欲賦。王粲作閑邪賦。應瑒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晉張華作

永懷賦。此靖節所謂奕世繼作並囙觸類廣其辭義者也。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一作懷。又作瓌皆非。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何注。楚辭。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李注。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曲調將半。

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諐（李注諐過失也說文愆字俗作愆）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何注楚辭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注楚辭魂一夕而九逝）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元鬢于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

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
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
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
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
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
晨零顧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
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
徒契契許結切焦本作契闊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
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翳青松之

餘陰儵行行之有覿爽欣懼於中襟一作憷竟寂寞而無見何注楚辭野寂寞兮無人獨悄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變變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恐美人之遲暮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曰歲既殫矣注殫盡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遊舟之失權轡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何注淮南子西方其星畢昴北風淒淒悯悯不寐何注楚辭夜悯悯而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

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何注。楚辭。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璟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慳慄若探湯願思為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李注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李注令長也脫

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李注衞建威命使都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謝按家叔當郎孟府君傳之叔父太常夔也詳見譜攷異遂見用於小邑李注當時刺史得自辟所部縣令而版授之故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李注詳序意其艱窶就仕可知容齋隨筆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

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序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葢未嘗顆粒到口也悲夫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李注任廣云程氏妹從夫姓也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李注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媿役于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葢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何注咨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

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郎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云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情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辭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

李善注淮南子曰是形神俱役者也

奚惆悵而獨悲

何注許彥周曰此兩句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李善注楚辭曰回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

綠君亭本云一作搖搖

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史作希。李善注。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李善注。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何注。朱子語類。張以道曰。眄庭柯眄字讀如俛。讀作盼者非。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善注。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遊趨同。李善注。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反。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何注。扶老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談助云。卭竹可爲杖。裸祠不凡。謂之扶老。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何注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於逕荒景翳之下其意可知矣又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下云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文選作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李善注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或命巾車，李善注孔叢子曰孔子歌云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元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孫志祖文選考異尋壑何云尋南史作窮窮字佳宋書同窈李善注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亦崎嶇而經丘。毋蒼日崎嶇不

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李注始音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李善注尸子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閒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各本此下有兮字今文選無今从之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李善注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臨清流而賦詩。王楙曰漫錄云淵明歸去來辭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高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應規放前人之語其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詞也若果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語涓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嵇康之語哉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家語孔

子曰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樂夫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

李格非曰歸去來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追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

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其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

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兮辭旣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

人我攻中不鞭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宦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兎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成靖節也澍按言爲心聲觀維此論所以不恥假鬱輪袍進身而終汙祿山之僞命顧亭林屢致其譏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束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

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盍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夭壽不貳矣此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葢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澍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有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

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